

論語說郛

一

□ 12
3115
1

論語說郛



門口
號 3115
卷 1

口 12
3115
1-4

論語說郛

學而

故
師
氏
三
月

川
寄
梁

述

子曰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集解又為人之嘉稱前漢書顏師古註曰

子者人之嘉稱故成德謂之君子又王肅註曰子者有德有壽之通稱云子曰者孔子

弟子尊稱之詞刑昺曰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

以其聖德著聞師範未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哉

也論語正義

學而經書言學字初出說余下篇曰台小子舊學于甘

又曰時惟建事學于古訓又曰惟學遜志又曰惟

數學半此皆指人之為學而言

又林真云云之子指學說

學而

論語說郛

故
師
氏
三
月

川
寄
梁

述

子曰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集解又為人之嘉稱前漢書顏師古註曰

子者人之嘉稱故成德謂之君子又王肅註曰子者有德有壽之通稱云子曰者孔子

弟子尊稱之詞刑昺曰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

以其聖德著聞師範未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哉

也論語正義

學而經書言學字初出說余下篇曰台小子舊學于甘

又曰時惟建事學于古訓又曰惟學遜志又曰惟

數學半此皆指人之為學而言

又林真云云之子指學說

○鄭康成曰字訓受業習謂講學也左傳曰王事若業字為習習是學而得明也說文曰博字而意不習習字原訓重故重後訓習攻其誤人者不也家語曰王事若業字為習習是學而得明也說文曰博字而意不習習字原訓重故重後訓習攻

學字說文曰覺悟也白虎通曰學者覺也覺悟所不知也學訓覺悟為古義

○鄭康成曰字訓受業習謂講學也左傳曰王事若業字為習習是學而得明也說文曰博字而意不習習字原訓重故重後訓習攻

鄭由甫曰不亦及乎字乃是自疑自信之詞蓋隱然○鄭康成曰字訓受業習謂講學也左傳曰王事若業字為習習是學而得明也說文曰博字而意不習習字原訓重故重後訓習攻

自叙猶曾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鄭康成曰字訓受業習謂講學也左傳曰王事若業字為習習是學而得明也說文曰博字而意不習習字原訓重故重後訓習攻

亦壹乎君子亦有惡乎賜也亦有惡乎子亦有異聞乎是也不亦是自疑自信之詞本篇亦重乎不亦遠乎不亦宜乎不亦泰乎是也

毛奇齡曰學者業道之名賈誼新書引逸禮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皆以道言故學記建國君民

教學為先鄭康成直註曰有聖人之道謂之學蓋單提學字便是業道百工居業君子之學正有分別以為學非肄術事也○鄭康成曰字訓受業習謂講學也左傳曰王事若業字為習習是學而得明也說文曰博字而意不習習字原訓重故重後訓習攻

○王肅曰疇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擇也○鄭康成曰字訓受業習謂講學也左傳曰王事若業字為習習是學而得明也說文曰博字而意不習習字原訓重故重後訓習攻

△有朋毛奇齡曰同門曰朋此是古註自說文及詩註

左傳註公羊傳註皆然孔氏正義引周禮大司徒註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

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熟皆里門閭戶學僮居

處名邑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鄭康成曰字訓受業習謂講學也左傳曰王事若業字為習習是學而得明也說文曰博字而意不習習字原訓重故重後訓習攻

○鄭康成曰字訓受業習謂講學也左傳曰王事若業字為習習是學而得明也說文曰博字而意不習習字原訓重故重後訓習攻

○應解云有字最可
味必有仁之有之云
身字非有加悅何領
其趣則曰悅暢也懷則曰樂

張南軒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
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資其孰尚焉四書此說為得

矣稽求篇曰姚立方嘗曰集註以善及人而信從者

我彼無以善及彼何以為朋

人之念四書燃曰不愠正見其特習之不懈必不稍若求

○王侃曰疏引一通曰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

為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

而不愠怒之也

有子朱子曰務本道生是泛書以起下句之實故集

註下一凡字四書是也或以本為孝弟者非也

孝弟為仁之本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弟二孟

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

○案集註以為字屬仁字應務本字今從之集解為

字輕看為孝弟是仁之本皇侃引孝徑夫孝德之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皇侃以為證

為仁之本後漢書杜為傳作為人之本與焦氏筆

乘不以仁為人其說曰何比部語予豐南陽道生

魯論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

人作反因改象為隸遂為傳如此如升有仁亦是

也

管子曰
孝弟者
仁之祖
也

皇侃
以為證

焦氏筆

人字也○華來 予思其說甚有理 孝弟即仁也 謂孝弟為仁本 於未當

駁

毛奇齡曰 本字不訓始字 惟家真朝作 廣韻始有

此解 但此節本字則斷斷不作 始解為仁之本 身

務本本字也 存弟為仁始 則必先曰 君子務始始

立而道生 恐有子無是語 為仁亦不是 行仁爾 惟

曰為造作也 字書並無解行字者 本文其為人 也

不作行人可驗稽未

巧言

李南黎曰 是傷世之意 非作一人說言知新是

也

集註主警戒說似淺○知新曰錄徐若原曰於言也

榘宗元曰 矣決辭也 雖然詩周頌天作篇云 彼且

矣岐有夷之行 又論語學而篇 巧言令色鮮矣仁

余謂此二者決而不決之詞 欺三者

曾子

以三字熟字有二義 一是指辭三戒 三良

三重

庸是也 一是詳辭三嗅卿三思公治三讓伯泰三

復進

三黜微三仕公治三已長是也

沈覺齋曰 傳不專受業於師 凡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

皆傳也知新

不字二字是問心之詞 卽省也

朱子曰 某一日有曾子 三省處 集註說亦有病如

省察已做底事 曾子省察 只嘗下便省察 俯視拱

○此解身曰吾身
見是切之要務
○此解實言是會
之固是三件的美

○知新曰錄徐若原曰於言也
○知新曰錄徐若原曰於言也
○知新曰錄徐若原曰於言也
○知新曰錄徐若原曰於言也

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

朱子曰三省謂即宮省文者從少從目蓋宮庭之

門規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耿及借作者

察之省悉井及四書大全○皇侃曰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其身百過史

何晏曰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論語

集解

道集註道治也本集解包說集解道作尊史記道民之

界在於務本是也蔡清曰道訓治者道理也理

謂治傳道者所由道於治之治也

漢書曰農人怠於務而奇夫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

先除其所患傳是使民以時之谷解也

○馬融曰尊者謂為之政教也據之則道為率

馬融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大夫

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車車

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居地萬三百一十

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各之雖大國之賦亦

不是過為包咸曰千乘之國也百里之國也古者

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

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論語集解朱子

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

○講此三章于歷言治國之要有五曰曰自處之意
○應解云道訓治也
○經其則也○蔡虛齊
曰欲新者敬○事信節
者○民有信也○或曰曰
曰皆當以信○應解
轉求仲曰敬字內原有
信字精神○節字內即
是字○又云○敬者
不敢輕○不敢慢之意

朱子曰
魯論語後
儒考其字
多異讀有
傳不習乎
黃傳為專
為

○解子。國解。弟子後生。通稱為人。弟。為人子弟。若云。在家庭之內。出在異族之間。○服。則子在須臾不容。意。揚明云。受愛不是。廣愛只是。人無年。天一味。用愛。家指相接的人。講。云。餘力非。行。已。至。但。不。春。親。長。不。接。衆。人。便。是。○燃。解。解。云。則。以。猶。言。即。用。無。刻。放。施。意。文。如。前。言。注。行。見。之。載。藉。者。子。之。則。可。以。簡。束。身。心。用。至。誠。日。會。教。兼。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行。之。方。也。

七十二人牛馬兵中芻釋其焉恐非八十家所能
 給也四書
 大全

許東陽曰三代之禮不能詳次所以集註只混說
 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聚

言之四書
 賢貴文。心。首。子。大。隆。篇。說。之。之。仁。之。殺。也。貴。之。尊。之。老。之。長。之。愛。之。倫。也。
 好。子。孟。子。先。夏。賢。貴。尊。賢。也。易。輕。易。大。記。禮。書。能。慮。勿。之。易。謂。易。註。易。謂。輕。易。也。之。易。謂。

輕易女色也顏師古曰賢貴尊上賢人易色徑畧於
 色不尊之也漢書李此解極是也中庸曰尊賢則不
 惑又曰去諂遠色賤貨而尊德所以勸賢也第二章亦

可以證也
 若為尊賢而絕則佛陀之術人情所不能也

難曰未學自謙詞能四者猶且謙詞如斯填之至也
 皇侃曰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

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改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
 賢者亦是實勸之辭也論語

朱子曰孔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
 為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釋伊川有偽為

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為長
四書
 大全

徐曰賢貴為色蓋遇賢人必極其禮貌以敬

○徐華精云賢之易色註訓易好色之心非與下文事父母竭其力語意不類

之色指禮貌而言論語云其次避色亦指禮貌表

也色力身信皆自己身上事徐氏

也色力身信皆自己身上事徐氏

也一為雖說他人未學是也

表子凡曰此論實學也子路曰何必讀書二句可

見聖門分明以讀書為學故有此等議論

國外吳才老之說是後世鄙德之見實為過慮

節君子此節重學一字謂君子之學貴威重不威重則

如已者耳論語如已者耳論語

毛奇齡曰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為一章主忠信三

句自為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復簡于此者今既

註重出乃不註文此而及註文子罕篇以致威重

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此一語也

魯子與終書所謂慎厥終追遠書所謂武王不忘遠

德當作從蓋字文誤大學曰克彛率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樂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及其所好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而民不從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從

○全按

○全按後說得之於曰字及五字最切矣

和齋

○圖解云君之指為子者○此處生動感信原是心然主乃以忠信為心○此節要實去做以實為主則孝真是個孝弟真是個弟

○此節重學一字謂君子之學貴威重不威重則如已者耳

問上告子下三句看常為威皇工夫

○安今夫全季九我曰母非拒之也但五帝朝夕親近者非是人也陸澄明日母不同母以女中二點象兩乳之

稽求

魯子與終書

德當作從蓋字文誤大學曰克彛率天下以仁而民

情之所好也

皇侃引一說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

遠之事錄而不怠是追遠也論語程子亦不止喪

祭論語皇侃引一說曰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

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論語

鄭申甫曰民本厚今適還其初故曰歸知新錄

胡雲峯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

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典誠易之益喪年有不

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年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

皇侃曰歸哀子凡曰歸歸者人易忽却不思皇侃有父母而為人易忽也

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
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四書歸以復字
釋則似與本註意少異

子禽 毋蓀右曰他人之求求也夫子是德容之自致不求

之求也四書

皇侃曰禮身經為大夫者則得稱為夫子孔子為

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為夫子也論語

蔡復賞曰孔子復號夫子者刑曷孝經疏云孔子

嘗為魯大夫故弟子連官稱之尊之以別餘人也

後人尊師者因例曰夫子孔聖

微言王禮壽曰惜名為求從得字上生求凡人求則得夫求有不以得之即謂之求非可

皇侃引一說曰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論語

敬在

牛春字志行字屬父

觀志所謂承顏順志也說觀字

屬子說知錄極是也

揚明三年居喪內事情事仲特也知新日錄高中云曰三年喪後若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三年之後改也

禮之用謂禮之施用禮記曰和寧禮之用也

其證也或作用和說非也

如制禮雖曰曰何謂禮禮也者理也然也此道為體也此理而言謂之禮以中言謂之道也先王之造也他精至善也然解曰道所禮之可通行外講表云由不是由和若由和是有意於和了蓋之字指先王之造言中禮此由之是由禮所以由禮者則惟禮中有和故也

一齊先生曰有所不行是疑亦不可行也是決

毛奇齡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禮樂

本同原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

環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一

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

必和而專于和不事搏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

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此一截也

亦作三節釋但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一節異說其

言曰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

事有所不行也

有子近合也近遠皆為上聲古人語詞云爾性相近

也違道不遠中即道也違禽獸不遠孟子即禽獸

也

先儒謂因與姻同陳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

張論碑姻不失其親官復其舊見野容義卷

也
○養生皆言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者前古人也言可復也以下三言有子叔之命以知其然又其辭也且復
○如辱親禮宗易於又辭為尔之日因禮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文睦婣任恤鄭註相親於外親正義此

南亦可證。

宗叶音族與復辱一韻。

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

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義論語

苞氏曰。茶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

於禮也。全上。○案信近至茶

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復親亦可宗敬也。

全上。○皇既曰喪服傳云。繼母與因母同。是

韓退之曰。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

必用上禮。多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論語

君子韓退之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孔安國曰。正上

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

別矣。論語

衰了。凡曰。志有所不暇。原是舊說。但君子原無謀

食謀居之心。故不求安飽。若說不暇及。則得道之

後。豈暇及。正其是非。正學術之是非。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故欲正之也。不以率性為道。而以事物當

然之理為道。是朱子學術。知新

子貢皇本樂下有道字。史記子貢傳亦有道字。語意

極是可從也。一舜子曰。本邦古本及高麗本。皆有道字。唐石經初刊。既道字。

皇季非改中第十八云子墨子曰
者有語時而不信則以爲知
不以見知微語若此可得而
知矣

皇侃曰爾惟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論語

集註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出於莊子郭象註其斯之語也○謂近之斯字指夫子言○

不患

李南黎曰知人是措擇人品以為進德之助使是為已工夫知錄

太宰純曰何以患不知人書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堯舜之治始於知人終於安民然安民亦在知人不知人無以安民故君子患不知人也漫筆

為政篇

為政 毛奇齡曰為政以德是以德為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為政之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衆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機樞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裘在挈領象有然也案拱舉也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樞水

集註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皇侃云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論語

朱子蓋据此

集註行道而有得於心案吳志忠附攷文公初稟

○千百年賦云：脈運轉不停，北辰多之。

心作身，後改作心。最後定本，作得於心而不失。

鄭玄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也。集註本此，夫無為者，黃老之言，何掩和之毛奇。

齡云：為政以德，正是有為。夫子明下一為字，則後

有無為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誓求確言也。

祭清曰：此獨言北極，不言南極者，南極入地常隱

不見，又在下，不比北極之在上，於取喻為切也。四書

顧麟士曰：天官家言，北極土星，第一星，至太子所

謂前星者也。第二星，主帝。第三星，主庶子。第四星

主后。第五星，為極，即天樞也。言北極者，兼上五星。

朱彞尊曰：鄭衆論宿

之法，衆星共

之，共作拱

之，經義

言北辰者，專主天樞一星也。天樞左右別有四星

謂之四輔，後狹前，張畧似箕斗，而樞在其內，當以

夜候望，自第一星至四輔，旋轉不同，而天樞昏

且如一，則信乎周天之象，所不動者，惟此一星也。

四書

詩三：思無邪，誠也。正也。易曰：閑邪存其誠。乾卦書曰：

去邪勿疑，大焉。然則誠也，正也。聖人之學是而已，不

有詩三百篇之多，而如斯簡且盡者，故曰一言以蔽

之。

○解經云：日月星辰，皆天也。注當古也。

包咸曰：蔽猶當也。皇侃曰：此章舉詩證為政以德。

○鄭解云：三百不盡言其多，舉人全體而言。揚明云：言是一言，講述盡思惟情也。聖人正也。通鑑或云：國風詩百六十篇，少雅大雅詩百十篇。

之事也。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為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論語韓退之曰：蔽從斷也。筆解鄭由甫曰：近儒多謂孔子所定詩三百篇，淫奔詩不與。蓋奔詩乃其所刪也，故可以思無邪一言蓋之。王鳳洲謂：淫詩能使人增動淫興，何能為懲。此篇之數耳。如此則思無邪以作詩者言。知錄節道之前節是霸術，後節是王道。文林世說

聖新曰錄曰：天子嘗曰：放勳，豈言放之詩而不在于別乎。

金仁山曰：記德類編至大，民教之以德，有以格心教之，以政有以刑，則民有悔心，通義。

格，感格之格。書所謂祖考來格，是也。

陳新安曰：民耻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于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四書大全王份大，全曰：有耻而格于善，是有耻且格，句乃總承。上二句說來新安此條分承之說，非也。

包咸曰：格，正也。集注引集解。

格，十學，學道也。集注為大學之道，拘泥。

立。王陽明曰：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於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

矩，亦志之不踰短也。知錄

耳。一說當作自古文耳作身，近似以誤。晏子謂孔子

○子百手取云：能風格曰知，非相也。其理是知天，主始不為人，主始不為天也。下字上章，禮而為，其莫誤理本感，為当然此為所以也。

○文林世說：立字之固，道得於心，不當外物，必至守之固，而世亦守志矣。

於奔侯曰。浩裾自順。音裾。裾以爲證。此說確不可易。

聖人之欲與常人之欲別。欲仁欲左欲達。是聖人之

欲。居求安食求飽。是常人之欲。

不踰矩。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

韓退之曰。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

此順天也。筆解

張公亮曰。隨聲所入。不聽以耳。而聽以神。故曰耳

順與禪家耳根圓通有別。四書。然。知新日錄曰。重後目。且。精用口鼻。以元用。惟身以。神用。自有。用。合。自有。此。初。鼻。有。呼。吸。惟。身。也。出入。

蔡清曰。不曰不踰規。而曰矩。規圓物。輪薄無定。矩

則四角端正。確然有定。不得而越者也。故曰知欲

天休。莫。且。云。欲。者。只。是。心。之。旁。向。也。曰。定。云。從。字。妙。不。著。意。隨。念。頭。來。中。自。合。者。

圓而行欲方。四書。知新日錄。徐。子。原。曰。聖。人。無。欲。曰。心。可。欲。是。心。解。活。潑。流。動。作。用。則。聖。人。非。槁。木。死。灰。欲。立。欲。

節孟懿無違二字。鍼砭三家僭禮之意。顯然在言外矣。

無違只是說一念一妄無違。不必說不背理。

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

後如以孫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

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

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

慶父弒君。故改為孟。四書。大全。

蔡清曰。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說文云。御。執轡立。

於車上。欲其調習不失。驅馳之止。四書。蒙引。

○天休。莫。且。云。欲。者。只。是。心。之。旁。向。也。曰。定。云。從。字。妙。不。著。意。隨。念。頭。來。中。自。合。者。

表子不解其疾之憂其字指父母

皇侃引一說曰孟孫問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遲却眠而告遲也論語孟武馬融曰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集論此說確不可易也

李南黎曰孟武伯世祿子弟也夫子恐其溺宴安鳩毒之中故以父母憂疾之動之註守身字須體會知錄

子游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集解以朱說備後通以一也證○孟子一齊佐藤子曰養字上下通言本文曰有養注曰若

養然似左別言孝之字養不可別也

金仁山曰至於二字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四書大全

苞咸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論語毛奇齡曰今身以養為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又曰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論語

○大林貫目云色是見於面者難是不可偽為的意思○坊記云服者以身服之也○曾何曾也是字指上西華而言○蘇云此章只重色難三字下俱輕不過深明惟色為難耳○論語之色根於子貢愛之心不可勉強○子貢飾而能以此為難

子已自註之矣論語色難情容形於色也漢書云太子色難之鄧通

晉書袁耽傳耽畧無難也

是也

朱彝尊曰
鄭玄衆論
詔注先生
誤作餒云
食餘曰餒

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解家語云曾哲杖曾參曾參注

曰先生得無恙乎四書集注古人稱父兄為先生之證也

苞咸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集論

吾曰皇侃曰退謂回聽受已竟退還其私房也省

視也其私謂顏私與諸朋友談論也論語

發有二義發明夫子之言一也發揮夫子之蘊一也

蔡清曰退即孔子退也承吾字來四書

焦漪園曰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知新

黃葵峯曰省即曾子三省吾身之省也言以夫子

之言退自省於己身而體驗之也正顏子之不惰

處也私是只自己本身之謂耳上同

陸稼書曰私註謂燕居獨處存疑謂與他人酬酢

時者來非與夫子相接之時便是燕居獨處蓋註

燕居獨處原兼動靜也存疑與註夫嘗相背但存

疑自以為背註爾若大全有單作慎獨胡雲者者

偏因勉

視其態勿軒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

發端處心是全體處四書

大戴禮文王宮人載此語視其之視作考所以之

○知新錄全南齊曰知意不
思其天機自然聰明本非
自不者意氣外形本其妙耳
非抑揚之詞亦非勉勵後信也

○揚明云視是大意有以字作為字者兼善惡言其子俱指人說
○蒙引云視是大意有以字作為字者兼善惡言其子俱指人說

以作為

曰以用也。謂事之作用也。或以仁義或以道

德事跡大端可見。四書然

湛其泉曰何謂所以也。所以者言也。士相見禮初

見以言相接也。言出諸心不可掩也。何謂所由也。

由者行也。身與物接行斯見焉。行措於身有目者

所共見也。知新錄

顧炎武曰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

期月守矣。錄知

曰為與所行何異。後說不可。四書轉釋

溫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知月無忘其所能。溫故可謂

好學也。齋張是正此章之意。皇侃范祖禹

知新。集注謂從溫故中得者。拘焉得於溫故外者亦

知新。○溫。中庸鄭注曰溫讀如燂。溫之溫。

許白雲曰古註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左傳

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去尋溫也。鄭註中庸溫

故知新曰溫讀如尋。溫之溫。則尋是溫尋。舊熟愈也。

溫字。但當正訓尋字。今集注曰尋繹也。是兼取古

註下句說。四書通義

徐岩泉曰。温如火之温也。虐焰則太旺。便是助灰。滅則太衰。便是忘。須要不旺不衰。常常養活。方謂之温。勿助勿忘。盡之矣。知新是自然生意。故是良知也。良知在我。不劉喪不走作。自然隨感而見。遇事皆有道理行出來。只是便是知新。知新日錄韓退之曰。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為新法。翰論解子貢在言語之科。以此戒之。○嚴歷辭。非向道於君子。乃同君子。其事。皇侃引一說曰。君子之言。必為物措。故凡有言皆

陽明謂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一箇。

令後人從而法之也。論語韓退之曰。上文君子不畧。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美疏一段。美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論語一說曰。以行其所言為先。以言其所行為後。與先難後獲之先後一意。四書講君子顧麟士曰。君子二字。宜小頓言。惟君子。故周而不比也。君子不器亦然。不要滑口。讀過了。四書而學而不思。則學不措。故周思而不學。則行浮虛。皇侃引一說曰。周誣周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

○知新日錄。君子曰。有學而無思。如入在。三代之下。而自家無眼。不見。取於。言。而無聞。而已。夫。有。言。而無聞。見。如。閉。眼。在。大。暗。之中。與。足。便。是。坑。車。豈。不是。元。

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論語

何晏曰。殆使人精神疲殆也。集論

攻乎金輝鼎曰。攻擊異端。斯反為害。如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之意。歐陽南野亦云。苟執以相攻。則將

增勝心。而長已見。為害不小。附錄

程復心曰。端始也。如惻隱之心。仁之端。君子造端

乎夫婦。皆以始言。異端之學。肇初頭便與聖人不

同。故為異端。四書通義

曰。端是端倪之端。乃細微難別處。一毫有差

千里相隔。曠

孫奕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未由也。已之已止

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兒

篇○孤樹哀於云。高廟看書。論英發且排朱文

公集注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辨說。辨曰。攻是

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

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家儒乃以攻為專治。而

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此說亦與孫奕同。

王觀濤曰。異端只別是一種學問。攻即此人攻之

也。非異端之外。別有攻異端之人。翼

佐藤一存先生曰。集註甚矣。字貼本已字。本文也

辭已為無他之辭。張公

亮四書揚明之說也。

袁了凡曰。蔡虛齋謂孔子。既無揚墨。異端不該指

揚墨佛老。揚奇四書鈔說曰孔子既揚墨不肆故有注下一如字。揚極是。知錄陸象山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端。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

王陽明曰。與愚夫愚夫同的。是謂何德。與愚夫愚夫異的。是謂異端。困勉錄

由由。誨知。是教自知之本體。李南黎云。後儒增之道二字。畫蛇添足。知錄。二為字尤重。有以知斷之意。

皇侃引一說曰。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

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平。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知之人也。論語黃葵峯曰。子路在孔門。係升堂人。已登高明正大之域。豈有心中明自曉為不知。乃自昧其心。而強以為知之理哉。蓋子路是箇剛勇的人。以知自負。凡事到頭。更不尋思其事之理。此心已知之乎。未知之乎。輒輕遽草率。以為見直自任曰。知之。故夫子告以自度於心。知之。謂知之。不知為不知。如此心中實認得分明。方是知也。若不自度本心。知與不知。而輕率自負。概謂知之。此於天下事理如何。

是識得透尚未寔自覺得豈是知哉知新
子張一齊佐藤先生曰學請字也知樊遲請字據之
云無請字省文耳史記載此字作問

曰干非干求之干乃干涉之干干錄何如學
則求行問達之意非若後世之于錄蓋胸中有所
蘊亦欲發洩而見諸事耳然一萌焉則外馳也然
解

一說干於也

鄭由甫曰言行交脩自有許多受用處此便是祿
在其中矣此祿非爵祿之祿蓋人生身立命全在

禮記解云何為是問何所作考

干此得力享用不窮也非祿乎知新

哀公問若琢引困學記聞曰孫李和謂舉直而加之在
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
不服直固非在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禮記禮釋
回增美質
措則正施
則行

余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言錯
四凶證合四書禮記曰舉而錯之釋地易曰舉而錯之
天下之民詞例可以看也

皇侃曰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記若稱孔子則當
曰人非弟子所記後為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易
故依先呼孔子也論語

如此

○文於其言曰季康
昔二意。揚明。勸。季
是自勸。自勉。為。善。節。

康有一使字。康子分明是責人。故夫子以已之自

盡其道答之。鄭由甫曰。孝不但自己孝於親。慈不但慈於衆。如老

朱子曰。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不必然。但記者之
異耳。故後章答季康子問亦如此。
耿楚侗曰。舉直錯諸枉。玩錯字。非舍棄之謂。蓋錯
置之錯也。即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不忍
終棄去。知新錄
哀公凡曰。當此三家擅政。舉錯之權不在哀公。夫
子之言其意深矣。上

○王叔倫曰。同意。重使意。答意。重則字則者。言其不待使也。

吾先以及人之老。是以孝治天下。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是以慈治天下。知新錄

蔡虛舟曰。同一康子問也。同一孔子答也。或稱子
曰。或稱孔子對曰。何歟。蓋記者之識見不同也。論
語之書記者非一人。其稱子曰者。以孔子於季氏
非有君臣之分。此以大義用書法也。其稱孔子對
曰者。以康子為魯上卿。魯政實自季氏出。東萊博
議所謂季氏於魯如二君矣。故曰記者之識見不
同也。不獨此耳。孔子與弟子未嘗稱字。而曰孝哉
閔子騫。又孟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嘗竊疑

履案有政
書本作國
政集注為
家政恐非
是字承孝
支言孝支
即為家政
不為必在
位而後為
政以家治
施于國政
本無二致

之蓋道其矣亦可稱孔子對曰之所自矣四書
薛云毛竒齡曰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
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此雖本君陳篇
文而自為詞句與說命高宗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
弗言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湯誥爾有善朕不敢
蔽惟簡在上帝之心改作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正
此論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舊本則雖
不立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末言古文者
劉歆尚能出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嘗有偽惟論語
文句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

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

○與田曰曹大家女孝經亦作孝乎惟孝

與包註同降此而潘岳問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
之為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
陶潛明卿大夫孝德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
皆有孝乎惟孝句此皆明引論語見于篇章之顯然
者舊求此說確不可易也案皇本孝乎作孝于

○禮記解詁推有政已正
已以正家施字互重看

陳新安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
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
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
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

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救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任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位。家臣陽貨作亂。則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四書大全蔡虛舟曰。或人疑其有高隱之心。而終不為政也。蓋是晚孔子年四十三。四書子原而蔡虛舟曰。可也。此也。字與下章十世可知也。之也。字同。皆乎字意。○厭云此章信乎不指言就其心說○文在章○曰云不知其可異外之○曰言物非不可意韻會云。釋名古曰車聲近舍。屋舍也。今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韋昭曰。古唯尺遮切。自漢以來始有。

○國解云世以後世也
○直解云因是相襲
○而大改○則至
○三字有專用意

居音。子張哀了凡曰。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舉夏高者。謂即夏商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繼周者雖百世可知。知錄顧炎武曰。記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為七國。七國之并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

別親疎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
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錄知
又曰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
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讖緯而識之矣不
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吟
何灼贍曰所損益可知也是言損益之不多以見
其必出於因不是決其必有損益幾內讀
非其鬼不獨人鬼外神亦曰鬼左傳用鄭子干次睢
文社司馬子魚曰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

○燮歷辨云其字指
祭者而言

乎是外神亦稱鬼之證也

非其鬼而祭淫祀也禮記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

淫祀淫祀無福禮曲是也

國語季氏旅泰山之類謂之淫祀冉有弗能救之類是見

義不為也

勇字多為敢前之意然見不義而止不為亦勇也

邢昺曰云人鬼曰鬼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

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鬼曰鬼也左傳曰

神不韻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而祭之是

諂求福也正論

袁了凡曰人難得見義見而不行分明是無勇別

併其所見亦虛矣。知新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併其所見' and '亦虛矣']

論語說部

八佾

漢書董仲舒傳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

孔子八佾舞於庭謂舞八佾於庭也。

左傳隱五年杜注亦作舞八佾

或曰八佾舞連讀者。論語徵非也

毛奇齡曰舊註云是當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自

集註以此為副註便味此說按晉庾亮欲黜王導謀

之郝鑒鑒不從亮啟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宗

德太后廢帝為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

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藝文

每佾八人服虔說為長舞而所行八音皆不可改八佾佾從人從八從一謂正解云至李氏至于一字當庭十字當作一句讀

記者銘也

皇侃曰謂者評論之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也論語萬嚴陵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八人合而為六十四卦焉則重卦象也自諸候而下取降殺以兩而已

何灼贍曰私箋云廟制室外為堂堂外為庭按廟

庭本馬李長注義門讀書記

吳仁傑曰劉向傳李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

公師古曰八人一佾後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十六

人服應曰即古二羽也仁傑按魯昭二十五年禘

于襄公萬者二八總十六人其衆舞于季氏則用

六十四人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尊家

庭而簡宗廟一至于此而可忍其勢將無所不

為蓋已有無君之心矣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

其得聖人之微意歟杜征南以用六為三十六人

傳氏非之曰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成列降

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若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

餘四人豈復成樂按鄭以女樂二八賂晉侯以一

八賜魏絳則八人一佾為是左傳正義曰季氏祭

禮記附云大邪家者
字言通一謂人雅周復三
篇名武王受文王命於郊
○揚明之字作用字
○禮記附云取謂何
○取字也

與禘同日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
有二人淮南書亦云禱于襄廟舞者二人按四人
尚不成樂况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孔子指
言季平子今論語解作威子亦非是兩漢刻
家陸稼書曰奚取二字是冷覲語錄
皇侃曰一說曰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既則備設
此庶官也論語
又曰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僭魯也
上

黃葵峰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

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漢儒魯頌
闕宮傳遂錄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
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
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
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考也魯用天子
禮樂魯末世之禮也非始于成王伯禽明堂位之
作周末陋儒之飾詞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
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
誣於千歲寃矣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
猷訓為宮猷訓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

○當作曰

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干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

僭始干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干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明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云云。二句。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改魯之僭禮也。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譏已。

口取主成自孔學之有元王之道也九王之道安民之道也仁女之德也故曰非仁不為用故曰何如樂何如禮以在之也曰諸說雖多而不及便耶
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示及魯之陋儒諂
後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

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牡乎白者殷之色也魯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習曰宋無功于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也乎于是郊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自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

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知新

蒙引云本一字已該了全體在其中是向

林放太田公幹子曰集解以易為和易集註以為治皆屬不通先儒有云易字具之誤是千古定說擅弓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哭又喪具君子耻具又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夫禮之奢喪之其皆出於侈心其弊一也擅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林放史記家語共不載見孔子通記曰林放字子丘

黃勉舟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四書大全夏古納曰忠信禮之本也儉嗇之去忠信也近奢易之去忠信也遠知錄

夷狄集注無上下之分釋本文亡字其言其意

故稱諸夏四書直解曰諸是衆夏是大以其人民衆而地方大

皇侃曰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論語

義疏 義疏曰是禮尊尊固之本意春秋之作是故也

何灼膽曰尹說不得程子之意惟大夫僭亂皆無

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也義門讀書記

蔡虛舟曰此是將祭之暇若是既祭孔子何故

教冉求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四書蒙引

周禮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注云旅陳也陳其

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通多曾言層不科之詞文也

君子闔若琢曰南園講義云集註以惟於射而後有爭

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為義屬上句及必也聖乎則云疑辭屬下句二句文氣皆同通作疑辭為順余謂亦非必也決辭乎疑辭一句中具有二義不

旅陳也因事而陳萬物以其美為長一說旅衆也有大故旅羣神而祭

今按此章明君事之字與家人不同當手而有爭

朱彝尊曰鄭康成注曰必也射乎必也句截

寧惟是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
必也親喪乎皆然四書章句
講亦云指稱也敬揖而識地升其室而射也
於祭而射於祭而射於祭而射於祭而射
君若射於祭而射於祭而射於祭而射
少者不預祭不預祭者君若射於祭而射於祭而射

皇侃曰射不如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跪
飲於不如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已
勝為能不以彼負為否言彼所以不中者非彼不
能政是有疾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彼示養
彼病故云敬養也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
以疾懸弧之義也而不如者亦跪受酒而云賜灌
灌猶飲也言賜飲者服而為敬辭也論語

曰飲也曰禮也曰射也曰射也曰射也曰射也
也於商成既非五米也布素何施非也信之人也
曰班委既有至細然巧矣此詩是當也
果其說之是也詩之類
本謂禮而子夏自引
後乎定是起于子

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刪大夫謂夫子刪
詩篇尚可也舊詩三千夫子刪為三百謂刪詩句者
可矣之尤者也
後半之半字自悟詞非問詞也起平者句飽

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
其間以成其文論語
毛奇齡曰素以為絢兮絢者飾也言其此美質不
必復飾也即此素也而可以為飾此詩所以美也
然而素也非飾也素何可為飾子夏所以疑也

子夏知素之為質而亦知素之即為飾而彼繪畫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采之間素固非所先也然而吾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汗易滋者是必俟衆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章所謂繪畫之事先采色而後素功者素亦在所後也是素亦飾也

惟素後于采故素可子夏于是恍然曰吾今而乃知禮矣向以為天地節文原具四

節則天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秩序精微降為儀節禮可為飾猶之素可為絢也禮固在所

後也誓求

禮苞咸曰徵成也鄭玄曰獻於賢也我能不以其

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也論語集解

標下老人曰夏禮吾能言句之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句之宋不足徵也案宋長洲王楙曰禮運

孔子云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

夏啟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則此讀為是因樹屋

一說獻憲通謂法度也

自魯禘是僭終始不欲觀其云而往者婉詞以為

禮運曰禘自魯禘是僭終始不欲觀其云而往者婉詞以為

禮運曰禘自魯禘是僭終始不欲觀其云而往者婉詞以為

禮運曰禘自魯禘是僭終始不欲觀其云而往者婉詞以為

因樹屋曰林生曰古註大獻為三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徵也

夫夫子微詞曰既禘而往包禘之終始言禘後禮行九獻

自魯禘是僭終始不欲觀其云而往者婉詞以為

曰秋生氏曰禘日既進而往矣如過此以注事之或也故訓後以天時言之注為前來為後以人事言之來者其明從來往者由此而後也

魯禘也

酒醴之精是以前祭

皇侃曰禘者禘也謂審諦昭穆也集論

毛奇齡曰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

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

一是吉禘春秋閏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

皆以為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即是禘祭

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

謂大事大夏是禘是也一是既禘即既祭之一王

制云春初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初夏祭曰禘而

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既祭

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

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

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原得

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難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

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一嘆正同此皆救之禮經覈之三傳而章章有據

者誓求

李南黎曰注以文王為所出之帝此例天子之禮

而臆說也成王賜伯禽之祭其說祖於明堂位觀

其所記只云祀周公初未嘗及文王蓋魯只是用禘之禮樂以祭周公未嘗敢祭周公所自出之文王若果推及文王則文王之主當置在何處故知臆說也知新錄

或問

注治天下之治字貽本文於字

依注言五註如指至其易了是不知字之為貽也其如示諸斯字如視天下於掌也蓋字曰武下至猶運之字也語勢相同

示與示天下弗服之示同書武以事告人之詞

宋丘光庭兼明書云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當時狀非謂示以掌中之物

○圖解云如在就心形容不重也

祭如

續百川學海引之

是節蓋古語

○依注言祭如在古經之言也祭神如在釋經之言也下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如也斯舉祭如在也○又曰祭如在而曰祭神如在事如事生語其心也神則不靈說亦神之靈也亦特之可以見也

謂不與蓋助祭也

鄒泗山曰

丘光庭曰祭如在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也孔

加而如字

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般鬼神也兼明

此門弟子

張天如曰以心悅神之臨曰在以我心而親臨于

若夫孔子

神曰與吾字重乃先祖之遺百神之主也不指夫

之心則知

子自身言不與祭亦就如在之心敬言之非實事

在也不止

於如在也

然犀解

韓退之曰美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躋僖公乱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乱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以正

○諸說神術王永啓曰此射非武射也武射在古亦主貫革春秋列國兵爭但知有武射不知有禮射古道遠矣故夫子傷之○知新曰錄李南極台語之射射者以別於軍旅之射而言○燃犀箭云不說今人勇無常但嘆古人好有言外有無限感慨之意微言妙蘊林曰此即一射以射世道之不在

力字與孟子其至爾力也

之力同

毛奇齡曰射不主皮一句係周禮文夫子誦而釋之後禮亦引入鄉射禮篇朱註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禮註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朱註不明出禮射字而又誤以主皮為貫革為即武射則兩失之矣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凡馬氏所云能中

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為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不專主皮即不主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以五物詢衆庶即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則此主皮即五物之一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舞不止此矣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主皮則有之儀禮曰主皮之射註引尚書大傳謂虞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也雖澤宮揖讓與虞

田力取稍有不同。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礼之射。且又必期于中質。故名為主皮。若夫貫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楛質。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且亦名試弓習武之射。此并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夫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礼射也。其容體比于礼。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不止于祈中者。以為礼也。礼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礼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誓求

焦漪園曰。古字所該者達。不指武王散軍郊射之。此道自唐虞夏商未已如此。夫古道不見於當。眠者。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嘆息。謂非愆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哉。諸說辨斷
禮記曰。射之為言。繹也。沃者。沃己之志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礼。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射

子貢不獨惜小費。有忿敬礼不行。虛名無益。節之意。圖外揚說。以礼為重。尊君尊祖。上是也。

子貢周官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疏。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使萬民共觀。凡十日。

○微言其無障曰子貢欲去統羊是念厥之論禮既不行虛名何益固不若併去其羊之為愈也夫子以名美而存固禮之幸縱使有名無實猶愈於并去其羊也統羊若在此禮存影也

藏之于明堂於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又太史職
頒告朔于邦國鄭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藏之祖廟至
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據此則告朔之頒是頒治象
象之法也

周禮大史職鄭司農注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

二月之朔布告天下諸侯集注蓋本此蔡清依之

而頒朔為頒曆解四書

告朔與視朔不同集注混而解之集解恐非也魯

文公不告朔在六年春秋文六年閏月不不視朝在十

六年春秋文十六年夏先儒皆辨之

蒙引云子貢
愛羊於其
貨殖之見

表了
凡云

周禮大史職鄭司農注曰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

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者朔者人君入廟視

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改令

所後言之異耳

國禮春官大史職告朔於邦國鄭注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受

金仁山曰告本取牛口之措下之告上則曰告如

牛口加措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四書

欽

定公一奔佐藤先生曰諸侯君臨其國臣事王室定

公身上君臣而在故尚之

牛春字曰使字只是服馭之意非役使之使知錄

園外尹說
尤好說先
以竟一字
而言兩句
同換則一
字

口牛君身禮
殺也

○和社曰銀本于五或以國雖樂名爾雖之樂人用之房中者師學之始爾雖之亂中此爾雖太子美爾雖之樂其音而不足二句与洋々聲耳意同○又於縣皆受此

關雎 皇侃曰時人不知爾雎之義而橫生非毀或言

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論語

哀公 毛奇齡曰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

之以為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

宜木以為名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

標社扮揄社者乃其義即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

義以戰栗為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

以威勝民其義踈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當也故引

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說者正

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文也舊注

○班固曰禮通云天子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封用五色土為之諸侯合封其方色者皆曰以黃土為之

應劭凡俗通曰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也土地廣

博不可偏敬也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印也謹

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不

九土為后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非地祇

皇侃曰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

讓受為君故廢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

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敗稱人也論語

毛奇齡曰若奔論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謂

問廟主之本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

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

何休杜預卽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為証此說之最異者。誓求
張居正引一說曰湯海若歸正云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意蓋有所主宰我戰栗之對蓋勸之斷也夫子責之以三家之僭惟禮可以制之懼之以威是速禍也若謂宰我不知立社之旨而誤為此說則亦淺淺乎觀宰我矣。直書
皇侃曰成事不說者用而譏宰我也言種粟是隨土所宜此事之成著乎三代汝今妄說曰使民戰栗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遂事不諫者此

指哀公也言哀公為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畢遂此豈汝之可諫止也既往不咎者此斥宰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妄為他說若餘人為此說則為可咎責今汝好為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復追咎汝也是咎之深也終於予與何誅之委也。論語
管仲一奔佐藤先生曰小哉是惜而歎之非譏詞
曰補案三歸查無定說或謂一娶三姓女。集解苞咸或謂以民之左右與中。馮又或謂據筭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合上下四方凡幾子尺以高尺統之用積募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

○微言謂此曰儉者每欲約而不獨大故疑器小為儉者多顧大辭而不吝蓋面皮不疑不儉為知禮○戰國策云齊桓公嘗于七市文圖七角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舉以掩桓公非自傷於言

幾萬尺謂之三歸法。大金山或謂楚王作中天

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仁山三歸或是此義。愚意此言

其侈。後二說庶幾近之。直解爾雅曰。屏謂之樹。既云屏蔽也。樹左也。左牆當門

以自蔽也。蔡清曰。坻受爵之器也。依註以木為之。高約一尺。

只在地。不如今人承以案。蓋古者地坐。未有椅卓。

坻字從土。恐是瓦器。四書毛奇齡曰。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

之。古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

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

終無據。不為訓。誓求李南黎曰。始作之。人與器未相習。若有矜持

少頃則習熟。渾化任其所之。故曰縱之。知新徐富泉曰。以成者。不謂樂之一成。所謂如此方成。箇

樂方不失先王制樂本意。探本之論。上閻若璩曰。集註於魯大師云。大師樂官名。於師冕

云。師瞽者。余謂前註不備。案鄭康成周禮註。凡樂

之。歌必使瞽蒙為焉。餘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賈公彥既以其無目無所

○歷年解五始作初卷
○或引云翁如而純如
則有先後純如如
如齊如則一時之幸
○存疑云此聖公欲正
樂之意

○此言自謂自
朱註因之謂自
音和起氣不舒也
知命起氣不舒也
此言自謂自
此言自謂自

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就
瞽之中命大賢知為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為小師
其餘為瞽矇也。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
故凡國之瞽矇屬焉而受其政教故註為未備。或
曰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不比瞽矇直
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安知
當時有目而審於音者不以之充乎且大師一則
曰大祭祀師瞽再則曰大射師瞽三則曰大喪師
瞽師之云爾未見其身之為瞽也余請俛禮以證
曰大射俛曰僕人正正者長也相大師僕人師師

者佐也相少師僕人士士者吏也相上工瞽方有
相不比樂正猶周禮大司樂小樂正從樂師不復
言相此有目無目之別也且鄉射禮曰工不興註
瞽矇礼畧也則後曰大師不興亦以瞽矇故或曰
然則大師摯以下凡八人皆羣無目者相率而去
魯乎余曰亦不盡爾如播鼗周禮瞽矇之眡矇亦
掌之瞽師掌教摯瞽即教眡矇也書稱日食瞽奏
鼓而眡矇亦於賓射奏焉想見當日有目者自操
其樂器而去無目者憑人扶持之而去安得工畫
者畫此一幅伶官去國之圖哉

四書
釋地

禮記曰大明從志志河南開封府有儀城即封人見孔子之居也又曰明特河南諸府多古衛也

後封何灼瞻曰古者相見必由紹介逆旅之中無可因緣故稱平日未嘗見絕於賢者見氣類之同致辭以代紹介故後者因而通之夫子亦不拒其請與不見孺悲異也我門讀書記

禮記曰錄本南來曰封人意謂天以失位厚去子三子不必以此為患也

皇侃曰君子云云者此封人請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肯為通聞故引我恒例以語諸弟子使為我通也二三子即是向為封人通聞之弟子也論語又曰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

春秋左氏曰武事振金鐸也事以狗道為美未嘗以金為美是侯封人之言知命之言知孔子為鳥也師金孔子取故鐸以告魯位非非大

振奪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敬而諱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今而木去云

子謂顧麟士曰子謂與子曰畢竟不同子謂記者撮約之詞亦記者叙述之詞也若曰夫子會言如此耳正四解

曰韶漢志云堯作大韶昭韶也繼堯也後古神聖莫如堯二聖相繼夫子所謂唐虞之際也武春秋傳云止戈為武即詩云遏劉者止殺也武王偃武故曰止戈然犀解

○此語注劉註云美言有精粗內外之分然百善功德皆自美者以其大言言之也善者以其小者言之也又曰聖人作樂堂所自作之亦必有左海文之倫為之轉古今人才之盛衰與否皆與樂之興衰相與也武王偃武與樂之興衰相與也

徐富泉曰德者制作之本然必須有政方不揚聖人之本心舜揖遜有天下得以自遂其心也武未盡善夫子傷之也惜之也不是以韶未形容武短

東知新

東引至何不言漢而獨言武謂較優於武也或曰夫子是也武則二非言武周禮之學韶在舜而漢在武而

顧炎武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於有

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於未洽於天下

孟子此文之於有憾也天下未寧而崩史記封武

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室

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

俗靡々利口惟賢餘夙未珍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凡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夙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

為矣錄日知

節居上何以觀之哉與何以行之哉政為意同謂無可觀

者

周用齊曰吾何以觀始吾不欲觀之觀蓋惡而外之之辭若曰觀其得失則臨喪不哀使是不孝又何以觀其得失哉

○禮解居上是在位臣言是在位臣言是大有大命非寬厚也○又云若禮是禮則人按時故是心無畏慢不故禮是虛文耳○今按此字說說新文也兄弟使說

